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优秀成果

苗霖霖◎著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 ——以鲜卑为中心的探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优秀成果

苗霖霖◎著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 ——以鲜卑为中心的探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以鲜卑为中心的探讨 / 苗霖霖著.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 - 7 - 207 - 11632 - 1

I. ①中… II. ①苗… III. ①游牧民族—民族历史—中国—古代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0161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责任校对：秋云平

封面设计：欣鲲鹏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

——以鲜卑为中心的探讨

苗霖霖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址 www.hljrmcb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1632 - 1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 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 言

“行国”是以游牧经济为经济基础,以游牧部落为组织形式,以部落首领为中心,以“壮者皆兵”为主要军事理念所建立的初级国家,是北方游牧民族由部落联盟到封建国家的过渡阶段,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所必经的道路。行国建立后,为了自身的繁衍和发展,大都通过对外征战扩张自己的领地,并通过抢夺人口和牲畜壮大自身的势力,从而使游牧“行国”与定居“城国”间形成显著的差异。

“行国”建立于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牲畜既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也是他们的生活资料,为了便于牲畜繁衍,即便是脱离了部落联盟建立行国政权后,鲜卑人也大都保持着“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①的生活状态,部分游牧行国“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②随着游牧行国与中原政权接触的增多而逐渐产生了定居倾向。他们希望能够修筑定居的城郭,以发展农业,用以补充畜牧业不稳定的弊端,但都城的兴建却也举步维艰。行国居民习惯于以往的迁徙生活,他们认为“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③

此外,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的行国,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行国内部以部落制为组织形式,各部落的部帅与行国君主间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君臣关系,但部民之间等级却不甚分明,国内官职与管理机构缺乏。但由于行国中的加盟部落来自控制区域周边,有时分属不同的民族,这也造成了行国内部民族成分却较为复杂,能否处理好民族问题就成为行国存续与否的关

① 《魏书》卷102《西域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7页。

② 《魏书》卷101《吐谷浑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40页。

③ 《魏书》卷13《皇后列传·平文皇后王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3页。

键,只有成功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才能实现其政治体制由游牧行国向封建王权的转变,进而实现部落和民族大发展。可以说,游牧行国是我国北方民族融合的先声,成为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关键的一步,对我国历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更为我们研究为北方民族史研究宝贵的素材。

关于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过一些研究。在国内,大陆学者贾敬颜的《释“行国”——游牧国家的一些特征》^①指出“行国”是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权,“行国随畜”成为其明显特征。游牧经济的分散性、流动性以及牲畜繁衍的不稳定性更直接影响着行国政权的稳定。只有将行国和城国政治特征相融合,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统一,才能实现游牧行国的发展。李大龙的《游牧行国的内涵及其特点——多民族国家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②认为“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可以概括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生业的两大族群“政治体”的主要特点,并指出“行国体制”具有以一个游牧为生业的族群作为行国凝聚的核心力量,以单于或可汗为中心的行国权力核心,有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拥有一套维持行国体制运转的管理体系,拥有具有以一定继承关系的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游牧文化等显著特征。

肖爱民的《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③分析了北方民族部落的特点、权力传承、官僚运行体制等相关问题,对游牧行国政治上的首领可汗或单于的“世选制”、军事上的“两翼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进而说明“世选制”与“两翼制”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游牧行国政权的明显体制特征。台湾学者刘学铈的《鲜卑史论》^④对鲜卑的形成、迁徙,以及民族的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鲜卑诸政权的整体特征和各自特色。美国学者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⑤

① 贾敬颜:《释“行国”——游牧国家的一些特征》,《历史教学》1980年第1期。

② 李大龙:《游牧行国的内涵及其特点——多民族国家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③ 肖爱民:《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刘学铈:《鲜卑史论》,南天书局1994年版。

⑤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对游牧国家的特点进行了概述,并从政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角度考察了我国古代边疆问题,指出了游牧民族国家对古代东北亚历史的影响。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对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游牧行国时代的历史进行研究。

第一章是对鲜卑起源问题进行研究。鲜卑族有着以山名族和以族名山的传统,在他们从东胡部落联盟分离出来后,别居于鲜卑山,并以山名为族名,是为鲜卑族。当该民族发展壮大后,逐渐离开鲜卑山南下,并将最终游牧生活的山脉改称为鲜卑山。随着鲜卑族历史的演进,该民族在游牧行国基础上建立了政权,随着汉化的推进以及鲜卑政权的灭亡,鲜卑族的大部分融入汉族之中,其余部分则逐渐同化于吐谷浑并最终进入党项。

第二章是对鲜卑游牧行国政治体制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鲜卑游牧行国民族结构与鲜卑游牧行国权力传承两部分内容。从民族结构上看,鲜卑游牧行国民族成分复杂,有些行国政权的主体是鲜卑人,有些行国政权中鲜卑族已经不是主体民族。此时的行国并无民族芥蒂,部落实力的强弱才是决定其部帅在行国中地位的唯一参考。在权力传承中,游牧行国改变了鲜卑长期以来的由全体部民选举领袖的做法,而是将领袖继承权控制在一个家族中,并通过“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的世袭方式加以传承。

第三章是关于鲜卑游牧行国宗教与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游牧行国至王权初建时期鲜卑宗教的转变,即鲜卑族的信仰由原始的“铸金人”预测转变为佛教信仰,并修筑了大量的寺庙与石窟,直接促进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在文化方面,行国建立前鲜卑族文化较为落后,仍处于“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①阶段,行国建立后逐渐接受了汉文化,随着汉化的不断推进,鲜卑族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并最终实现了由游牧行国向封建王权的转变。

第四章是对鲜卑女性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女性在早期鲜卑社会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她们不仅积极的主持家政还主动投身国家政治中。特别是在部帅家族中,女性更凭借着母族势力帮助丈夫或儿子登上王位,有人甚至

^① 《魏书》卷1《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页。

亲自执掌国家大权,为日后鲜卑政权中女主专权打下了基础。但在鲜卑游牧行国实现了王权化转变后,作为举国女性代表的后妃和公主两个群体由于处于封建王权控制下,她们也不可避免的呈现出群体特点,即后妃选纳呈现出多民族性和等级性,而公主的婚姻更多的体现出政治性,后妃和公主个人的幸福在国家利益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第五章是对形成于游牧行国之上的鲜卑政权的研究。以南凉、西秦、北魏和吐谷浑等为代表的由游牧行国演变而来的鲜卑政权,不仅有着鲜卑部落早期的民族特色,也有着封建王权的固有体制,进而表现出与中原王朝有着明显区别的政治体制,这在各鲜卑政权官制上表现的就更为突出。鲜卑游牧行国中大都以胡汉杂糅方式将鲜卑官职与汉族并行,随着汉化的推进和王权的巩固,鲜卑官职作为威胁国家统一的隐患而被背弃,汉族官职最终成为鲜卑政权中的通行官制。

目 录

第一章 鲜卑的起源与流向	(1)
第一节 鲜卑的起源	(1)
一、鲜卑族的源流	(1)
二、鲜卑山的地理位置	(3)
三、鲜卑山时代的族群结构	(7)
第二节 鲜卑的流向	(10)
一、吐谷浑与党项关系	(10)
二、党项中的鲜卑部落	(12)
三、鲜卑拓跋部与党项拓跋部关系	(14)
第三节 鲜卑部落联盟建立与分期	(17)
一、鲜卑部落联盟的建立	(17)
二、鲜卑部落联盟的分期	(19)
三、鲜卑部落联盟的特征	(21)
第二章 鲜卑游牧行国政治体制特征	(25)
第一节 鲜卑游牧行国的民族结构	(25)
一、部落联盟时代的民族结构	(25)
二、游牧行国时代的民族结构	(30)
第二节 鲜卑早期的权力传承	(34)
一、早期鲜卑部落部帅的选任	(34)
二、游牧行国时代的权力继承	(37)
第三章 游牧行国的宗教与文化	(43)
第一节 “手铸金人”占卜制	(43)
一、“手铸金人”制的出现	(43)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

——以鲜卑为中心的探讨

二、“手铸金人”的实施状况	(46)
三、“手铸金人”的操作方式	(49)
第二节 鲜卑神话	(51)
一、鲜卑神话的出现	(51)
二、鲜卑神话背后的历史真相	(54)
三、鲜卑神话产生的原因	(61)
第三节 佛教的兴起与女性出家	(62)
一、北魏后妃的佛教信仰	(62)
二、后妃出家风气的兴起	(70)
三、北魏后妃出家的社会影响	(76)
第四章 游牧行国的妇女与社会	(80)
第一节 鲜卑妇女社会地位	(80)
一、妇女在早期鲜卑社会的地位	(80)
二、女性对鲜卑早期权力的影响	(82)
三、国家对上层女性参与皇权传承的抑制	(86)
四、鲜卑女性地位的法律保障	(90)
第二节 北魏后妃族属多元性	(93)
一、孝文帝太和改制前后妃族属	(94)
二、太和改制后的后妃族属	(98)
三、北魏皇室婚姻观	(103)
四、北魏多族属后妃群体的影响	(107)
第三节 公主婚姻与政治意义	(111)
一、公主的出现与公主制度的确立	(111)
二、公主婚姻对象的选择	(119)
三、北魏驸马都尉的任职与职级	(129)
四、北魏公主的婚姻特点	(136)
第五章 鲜卑王权的建立与发展	(146)
第一节 从“行国”到“城国”的演变	(146)
一、定居都城的出现与采用	(146)
二、法制的设立与完善	(151)

第二节 官制设立与变革	(155)
一、首领称呼的转变	(155)
二、国家官制的完善	(162)
三、官员的选拔与任用	(168)
第三节 汉化的推行与政体的转变	(171)
一、汉化的推行	(172)
二、鲜卑政权的发展与消亡	(174)
结 语	(178)
参考书目	(181)
后 记	(193)

第一章 鲜卑的起源与流向

我国古代的北方地区生活着众多游牧民族,其中以鲜卑、匈奴和蒙古的势力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其中鲜卑族更是最早建立起了游牧行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政权,形成与控制南方的南朝诸政权的南北对峙之势。可以说,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成为我国北方民族的卓越代表,为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更直接推进了我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

第一节 鲜卑的起源

鲜卑族源自东胡部落联盟,其盛时“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部落联盟,后又在部落联盟基础上进入了游牧行国时期,此后他们更通过广纳草原文化精华兼采中原王朝制度,在游牧行国基础上建立起了封建政权,对我国的历史演进和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鲜卑族的源流

“鲜卑”又称犀毗、师比,最初只是战国时期王室贵族所喜爱的饰品名称,并曾流行一时,后来更演变成为当时美女细腰的代称。至西汉初年,作为饰品的“鲜卑”已传至中原,并逐渐开始流行。前元六年(前184年),汉文

^① 《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鲜卑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9页。

帝就曾赐匈奴冒顿单于黄金犀毗。对此,《后汉书》张晏注曰:“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①颜师古又注曰:“犀毗,胡带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②可见,此处的“犀毗”亦即“鲜卑”,乃鲜卑郭洛带之省称。及至东汉初,生活在大鲜卑山的民族因山为号,自称“鲜卑人”,鲜卑族自此开始出现于史书记载之中。

关于鲜卑族之源,史书的记载却有所不同。《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东夷列传·鲜卑传》载: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

可见,鲜卑族是东胡的分支,后因山为号,自称鲜卑。但《史记》服虔注曰:“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何休又注曰:“山戎者,戎中之别名也。”据此可知,鲜卑之先亦为山戎,乃北狄诸戎族之一。

鲜卑之先既为东胡,亦为山戎,而山戎、东胡又都活动于在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如果史书的记载无误,那么山戎与东胡就必然存在着某些关联。

春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中原政权将他们统称为戎族,其中“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③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进攻燕国,齐桓公应燕国之请,“伐山戎、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来服。”^④山戎迅速溃败,齐桓公控制了山戎所辖的令支、孤竹二城,并由此确立了齐国在诸侯间的地位,而燕国则直接控制了原山戎所居地域,自此以后的百余年,山戎不见于史书记载。及至战国初期,匈奴逐渐强大,并自称为“胡”,活动于此区域的山戎分支,由于地处于匈奴之东,故被称为“东胡”。

① 《汉书》卷94《匈奴列传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58页。

② 《汉书》卷94《匈奴列传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58页。

③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83页。

④ 《史记》卷69《苏秦列传》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69页。

至战国初期,东胡与匈奴不断滋扰燕国。燕昭王时期,燕国“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①由此,东胡势力退回至西拉木伦和老哈河一带,“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②

秦朝末年,匈奴、东胡和月氏已经成为当时我国北方地区势力最大的三个民族,其中“东胡强而月氏盛”^③,匈奴则由于被秦朝打败而北徙,势力有所收缩。恰逢此时,匈奴头曼单于却欲废太子冒顿改立幼子,最终为冒顿所杀,匈奴陷入混乱。东胡王藉此机会向匈奴发难,先后向刚刚继任的冒顿单于索要头曼单于钟爱的宝马、冒顿单于钟爱的阏氏以及东胡、匈奴间千余里的空地,冒顿先是满足了东胡的要求,以麻痹东胡,但当东胡王提出索要两族间空地时,冒顿单于不仅拒绝了他,更迅速带兵突袭东胡。由于东胡没有任何事先准备,匈奴轻而易举地击破东胡,东胡部落联盟随之瓦解,东胡内部两大部族分别逃往乌桓山与鲜卑山,遂各自以山名为族名,乃自号曰乌桓和鲜卑。在打败东胡后,冒顿单于随即又“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④。由此,匈奴成为当时北方势力最大的一个民族,不仅控制了原东胡所辖地域,更直接统领新兴的乌桓和鲜卑族。

二、鲜卑山的地理位置

关于鲜卑族的发源地,史书的记载略有不同。其中《后汉书》与《三国志》的记载大体相同。《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鲜卑传》载: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85—2886页。

②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86页。

③ 《汉书》卷94《匈奴列传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48页。

④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89页。

《三国志》卷30《魏书·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魏书》称：

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鲜卑族发源地为鲜卑山。但《魏书》卷1《序纪》的记载却与二者有所不同，其载曰：

（北魏）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这说明鲜卑族的发源地为大鲜卑山。对于鲜卑山与大鲜卑山的之间关联，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可以从相关史书的记载中，找到些许线索。

《通典》卷178《州郡典·古冀州上》柳城郡条载：

柳城有龙山、鲜卑山，在县东南二百里，棘城之东塞外亦有鲜卑山，在辽西之北一百里，未详孰是。

《太平御览》卷45《地部·鲜卑山》引《隋图经》曰：

鲜卑山，在柳城县东南。

同卷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曰：

慕容廆先代居辽左，号曰东胡，其后雄昌，与匈奴争盛。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与此异山而同号。

可见，当时北方地区应有两座鲜卑山，一座在柳城东南二百里，另一座在辽西西北一百里。《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九》徒河青山条注曰：“或曰鲜卑山即青山。”《辽史索引·锦州》亦载：“汉辽西徒河县地。徒河故城在今锦县

西北。”可见，青山即鲜卑山，在锦州市锦县西北。

《通典》卷196《边防典·北狄三》慕容氏条载：

慕容氏，亦东胡之后，别部鲜卑也。魏初渠帅有莫护跋，率诸部入居辽西，后从司马宣王讨公孙渊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至孙涉归，魏封为鲜卑单于，迁居辽东，于是渐慕华夏之风矣。

涉归有子二人，长曰吐谷浑，西迁河湟之间；次曰廆，有命世才略。晋太康十年，又迁于徒河之青山。

可见，青山即鲜卑山，位于柳城郡边界，由于柳城郡是前燕都城龙城所在地，足证此鲜卑山乃慕容部的聚居地。

此外，根据《魏书·乌洛侯国列传》记载，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4年），乌洛侯国曾派使者朝贡，并“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乃命中书侍郎李敞赴鲜卑石室进行祭祀，并刊刻了祝文。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根据史书记载，经过细致的考证，指出：乌洛侯国西北之石室，亦必在嫩江流域之中，而当在兴安岭之近旁。^②米文平先生则根据前人研究，最终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发现了鲜卑石室，室内还发现了石刻铭文。

嘎仙洞石室内发现石刻铭文，记载：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庠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纂、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翦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祐。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天后土。

① 《魏书》卷100《乌洛侯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4页。

② [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6—127页。

以皇先祖可寒配、皇祖先可敦配。

尚飨。

《魏书》卷108《礼仪志一》亦载石刻铭文，曰：

天子讳谨遣敕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丑，拓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祐。敢以丕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祿永延。

从地理位置上看，该石室的位置与《魏书·乌洛侯传》的记载大体相符；从石刻铭文内容上看，该铭文与《魏书·礼仪志一》所载之石刻铭文内容基本一致。虽然此石室不能完全说明是鲜卑族最早的聚居地，但其地无疑是拓跋部早期曾经生活的地方，应为《魏书》记载之鲜卑发源地“大鲜卑山”。

此外，根据史籍记载，敦煌附近亦有鲜卑山。《水经注》卷2《河水注》引《释氏西域记》载：

牢兰海未伏流龙沙堆，在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干鲜卑山，东流至全城为大河。

“屯皇”即“敦煌”。根据史书记载，慕容部帅涉归有二子，庶长子为慕容吐谷浑，次子为慕容廆，“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①，并最终引发了兄弟二人的矛盾，吐谷浑遂率部远走敦煌。阿干即阿步干的省称，慕容吐谷浑率部西迁后，根据先祖以族名山的惯例，将其所居之山称为鲜卑山。由于吐谷浑为慕容廆庶兄，“鲜卑谓兄为阿干”^②，吐谷浑部所居之山也被称为阿（步）干鲜卑山，即兄长（所居的）鲜卑山之意。

① 《晋书》卷97《四夷列传·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37页。

② 《晋书》卷97《四夷列传·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37页。

根据《水经注》所载,此山位于在今敦煌东南四百里,或为今之祁连山。

综上所述,史籍中所记载的鲜卑山,实际上是三座山,它们分别是位于大兴安岭北段、鲜卑拓跋部的发源地“大鲜卑山”;位于而辽宁朝阳、鲜卑慕容部的聚居地“鲜卑山”;以及位于甘肃敦煌附近,鲜卑吐谷浑部的迁居地“阿干鲜卑山”。

三、鲜卑山时代的族群结构

鲜卑族源自东胡部落联盟,在部落联盟被匈奴打败后,逃往鲜卑山上,并以山名族,自号曰鲜卑。随着鲜卑族人数的不断增多,其内部又分化出若干新的部落,一些鲜卑部落在部帅的带领下离开鲜卑山,其中一部分部落迁居其他地域,并以族名山,将其称为“鲜卑山”,还有一些部落南下匈奴故地,并与留居于此的匈奴人联姻,并融合成了“胡父鲜卑母”的鲜卑拓跋部,和“鲜卑父胡母”的匈奴铁弗部。而后拓跋部不断壮大,并最终建起了曾一度统一我国北方地区的北魏。随着汉化的不断深入,拓跋部以自己为鲜卑正统,并对鲜卑先祖进行了追封,通过《魏书·序纪》中有关拓跋先祖的记载,有助于我们对鲜卑早期的族群结构有所了解。

拓跋部的始祖,《魏书》卷1《序纪》记载: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鲜卑原是生活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部落,拓跋部将自己的始祖记为黄帝少子昌意的后代,显然是北魏建立后,拓跋皇室为了提升自己的出身,解决国内鲜卑族与汉族间的民族矛盾而采取的伪托之词,不足为信。始均再传六十七代至拓跋毛时,鲜卑部落实力有所提升,但由于此时鲜卑族自身不断游牧迁徙,加之“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